

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趋势明显—— 全球产业链变局，浙企如何出招

本报记者 夏丹 郑亚丽 王凯艺

宁波帕瓦莱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面临一道选择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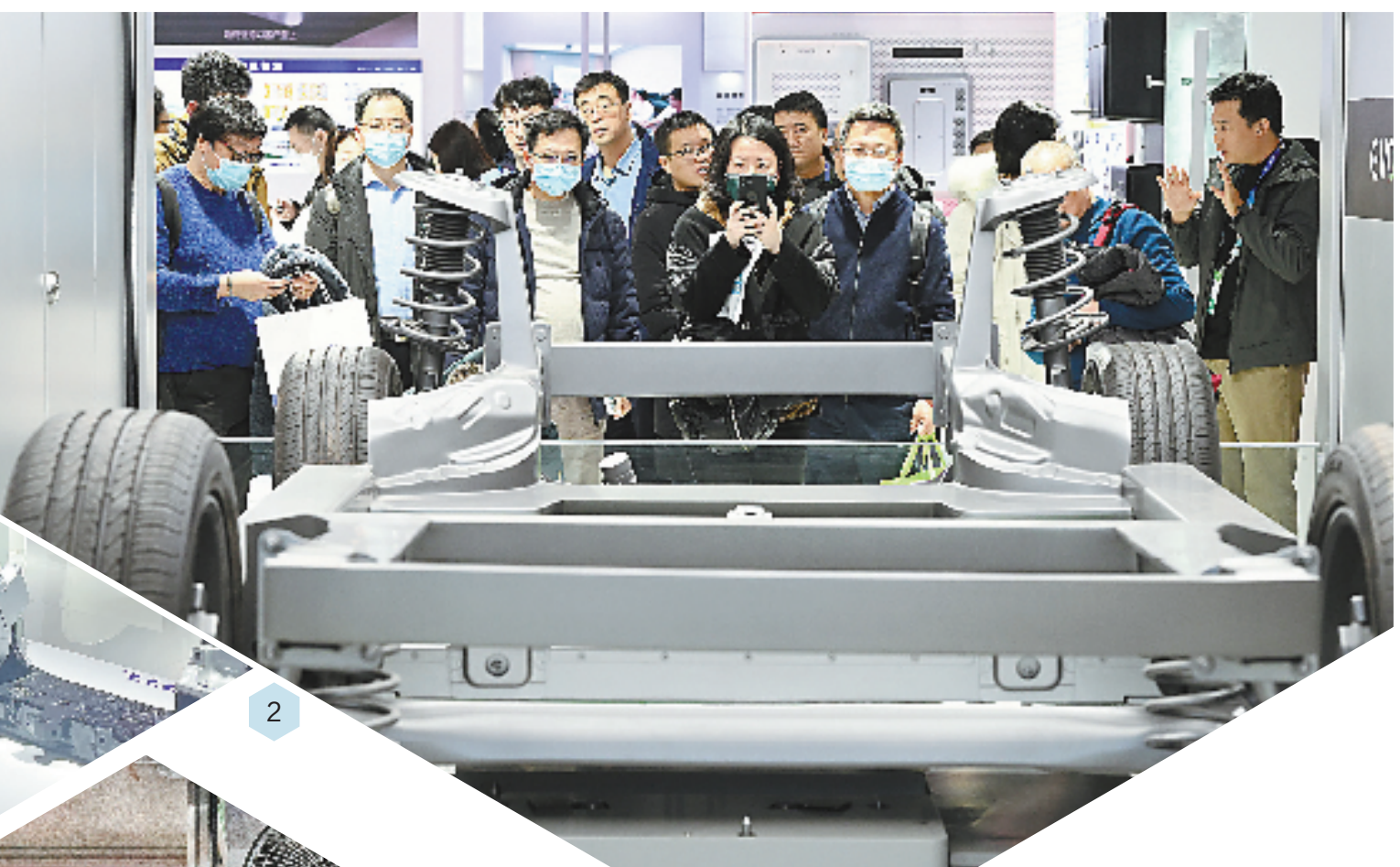
帕瓦莱斯是一家位于奉化的光伏零部件企业,公司的海外大客户最近明确要求:去其“家门口”建厂。去,无疑需要一大笔投入;不去,和大客户的合作可能受影响。怎么办?帕瓦莱斯高管层进行了慎重考虑和反复讨论。最终,大家一致决定:由合伙人之一、阿根廷华裔费尔南多·奥斯卡刘,在龙年春节假期去海外实地考察一番。

帕瓦莱斯的遭遇并非个例,当前全球产业链的逻辑变了——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扰动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发展趋势明显。这一趋势,在不久前召开的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愈发明晰。链博会上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区域化”。

浙江是较早意识到产业链重要性的省份,从疫情中的产业链复工,到疫情后段针对浙江主导产业链的“十链百场万企”系列对接活动,稳链固链,浙江一直在行动。虽然有所准备,万千浙江企业仍不得不直面产业链变化带来的挑战。众多浙企处境如何?挑战中是否也蕴含着新的机遇?应怎样应对?记者走进各地企业寻找答案。



1



2

主动出击 和世界共享机遇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帕瓦莱斯的处境在浙企中颇为普遍——他们收到的海外客户邀请,背后都有隐忧:不出去,合作可能就会终止。

过去,在产业链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分工明确。因高效的政府、劳动力优势以及庞大的市场,中国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制造加工端。然而,近年来各种不确定因素交织,远距离的全球分工存在风险,“产业链从过去的主要强调效率,调整为强调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安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疫情之后,大家更加关注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产业链本土化,意味着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的距离在缩短,距离目标市场的半径在缩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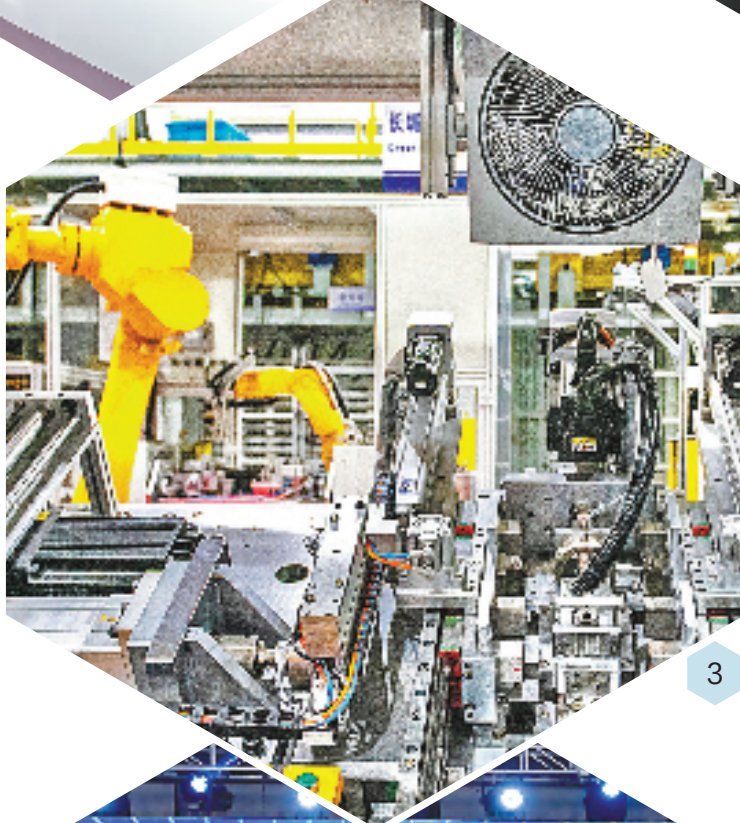
常年市场风浪中闯荡的浙企和浙商,已经习惯了各种变化。他们在产业链全球化的背景中成长壮大,如今面对的是产业链区域化。对于这个变化,他们迫切地想求解、突破。

其实,变化中也蕴藏着希望。有专家分析,如果走出去的浙企能从被动走出去变为主动嵌入国际产业链,在当地不仅制造产品,还能掌握物流和消费终端,这显然是巨大的机遇。

杭州时代电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训强,在链博会上布展时就格外关注国际参展商。他说,公司生产的分布式驱动产品是整个体系中重要的核心零部件,量产前需要客户的试用和验证,因此产品黏性很强,如果企业走出去,只要能嵌入当地产业链,就会迅速形成规模,也能提前对一些重要资源进行前瞻性布局。

“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兰建平告诉记者,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这是浙江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机遇。对浙江企业而言,一定要力争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做到不可替代,具体到一个区域,就是要建立紧密型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网络体系。这也考验着企业,能否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练就掌控力,比如企业经营能力、管理水平、硬核技术等综合实力。

“我们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我们,要通过走出去与世界共享机遇。”奥斯卡刘的足迹遍布全球,他认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在嵌入当地产业链的基础上,试图与当地达成一个互惠共赢的关系,这很关键。”



3



4

做强本土 让产业链更坚韧

在全球产业链变化的新逻辑下,浙企已有变化。

帕瓦莱斯的管理层已统一思想,计划进一步提高本土供应链的比重。“目前我们最近的供应商就在2公里范围内,沟通起来非常方便,物流时间也短。”奥斯卡刘告诉记者。

决定织密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的浙江企业,不止帕瓦莱斯。

寒冬时节,位于平湖市的浙江欧迪恩智能制造基地车间里分外火热。生产线上,最新研制的等速驱动轴产品鱼贯流转。“这是为桐乡合众新能源汽车最新车型配套的,今年刚开始批量供货。”欧迪恩配套营销部长毛磊介绍。

欧迪恩“链”上合众,源于平湖市汽车协会组织的一场面对面对接会。平湖市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秘书长林飞告诉记者,去年协会借力全省“十链百场万企”系列对接活动,组织了平湖市内18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企业,抱团赴位于嘉兴的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对接。“最终促成9家企业与合众达成意向合作,合作成功率高达50%,推动合众新能源本地配套率提升5%以上。”林飞说。

事实上,在疫情初期的复工复产中,浙江已经在实践中发现,一家链主企业能否迅速复工复产,往往取决于产业链上的配套企业,所以较早采取了稳定本地产业链的行动,推出了产业链式复工法。

到了疫情后期,产业链供应链断链断供问题愈发突出,浙江从2022年起开展“十链百场万企”系列对接活动,聚焦省内十大标志性产业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供需对接,以及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让本土产

业链更有韧性、更安全。刚过去的2023年,全省共组织“十链百场万企”系列活动346场,参与企业2.88万家(次)。活动后,企业加快跟进对接成果,据统计已对接订单1896亿元,融资1322亿元,专业人才19122名,投资或研发项目合作616个。

“通过持续强化本地主导产业链的上下游合作,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区域产业链,最终形成更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区域经济屹立不倒的关键在于主导产业链够不够稳定、强韧、安全。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在“十链百场万企”的启发下,围绕各自主导产业链,推动各自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互融。比如宁波市奉化区经信局联合当地工业协会、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2023年成立了“工链圈”,聚焦供给侧和需求侧对接,广泛开展产业链专题对接、供应链动态对接等活动,帮助企业就近就获得订单、达成更多合作,目前有超2000多家(次)企业参与。

帕瓦莱斯构筑本土产业链的想法,也得到了“工链圈”平台的大力支持。“‘工链圈’为我们做了一个专场推介,吸引了不少宁波零部件供应商前来对接,部分已经下订单,开展了实质性合作。”奥斯卡刘对此赞不绝口。

“产业链本土化,为浙江对现有产业链梳理、提升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宋婷认为,当前,浙江需要借助企业深度对接,推动产业链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相互促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科技创新 向高端产品发力

产业链本土化形成趋势,企业走出去的脚步在加速,舆论一度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焦虑。对此应如何看待?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全球化布局的需求。”位于宁波的激智科技董事长张彦认为,无非现在全球产业链本土化加速了企业海外布局的步伐。尤其浙江,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居多,跟随链主企业转移变得难以阻挡。当前,企业不出去意味着与产业链脱钩。他告诉记者,公司正计划在马来西亚选址布点,以便就近配套、协同所在光伏产业链上的链主企业。

“走出去不是不回来了,希望政府出台有效政策引导,吸引企业将海外的利润反哺国内,强化本土创新力、做强品牌影响力。”奥斯卡刘说,这方面,日韩的相关经验可以借鉴。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调研中,不少企业透露,现有供应链中日韩美占比还很高,尤其是高端产品。产业链本土化的强烈需求,为更多中国企业不断创新、突破进口替代提供了契机。

这些年来,张彦一直扎根宁波做两件

事:一是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并用最低的成本做出更优的产品;二是沿着自身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布局了近20家企业。比如2014年投资的象山勤邦,解决了激智科技主打的膜产品的原材料问题。

“企业要顺应产业链区域化趋势,推动先进制造领域的产业链本土化,主要是国产化补链强链,以科技创新作为有力支撑,优化、提升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张彦说。

无独有偶。位于天台县的银轮机械,一边加大国际化布局,一边培育本土供应链。早在2018年,银轮所处的天台县,就组建了大车配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由银轮担任大车配产业链“链长”,将全县汽车、轨道交通、航天等698家相关的上下游企业连接在一起,合力提升大车配产业创新力。从2018年到2023年,银轮研发费用年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此外,受访企业还清醒地认识到,产业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下,创新合作和人才吸引仍要坚持国际化。

“技术、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技术人才的交流合作绝不能中断。”一家受访的宁波企业表示,希望政府部门出台更大力度的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专家观点

产业转移,腾出发展新空间

明文彪

当前,以中国为输出国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正在加速。和前四次产业转移相比,第五次产业转移虽然发展路径基本相近,但也有三点变化。

第一,国别更加多元。前四次转移主要是由发达工业化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单向转移。此次则出现了明显的“双向转移”现象,低端链条继续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像越南、印尼、印度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产业高端链条出现回流,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企业选择将海外生产基地搬回本土。

第二,动机更加复杂。前四次产业转移主要是基于成本、市场等经济因素考虑,而本轮转移的政治和安全考量凸显。不少民营企业反映,境外客商要求国内一些企业在境外设厂,如不具有海外生产基地,就会丢失订单。美国政府强推“中国+1”和友岸外包战略,墨西哥、加拿大是最大的得益者。

第三,节奏更加迅猛。除第一次产业转移大致为30年左右,并遵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梯度化转移路径,且间隔都要在10年左右。但本轮转移的产业间隔变短,呈现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转移同步并轨的态势,且已从短链条、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长链条、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蔓延。

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往往是并行的。产能转移出去,供需结构势必调整,价格杠

杆发挥作用,带来边际报酬的变化,这样会影响企业的财务报表,从而倒逼企业去发现新的产业机会。这不仅是个理论循环,也是过去历次产业转移的已然事实。

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于产业转移不宜过分悲观,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正确理解双循环的要义,利用海外扩张对冲国内内卷。建议依托浙商全球网络资源和完备产业链优势,以RCEP、“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抓手,以海亮、青山等跨国大型民营浙企为龙头,构建“浙江+N”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从“贸易强省”向“对外投资强省”转变。不要过分担心产业空心化,但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海外投资收益回流省内。

第二,利用产业转移腾出的新空间,大力发展高科技、创新型产业投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企业主动将低端生产环节向海外迁移,可以为浙江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第三,把握产业转移后的黄金赛道,大力投资与新消费相适应的商品。如今,企业为了生存,开始变着法儿搞产品创新,想激发消费者对于“新”生活体验的渴望。

(作者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 1 首届链博会上杭州时代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 本报记者 郑亚丽 摄
- 2 2023年12月1日,参观者在链博会智能汽车展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台了解新能源汽车智能换电系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 3 银轮股份生产车间。 受访者供图
- 4 浙江“十链百场万企”系列对接活动现场。 省经信厅供图
- 5 激智科技的工厂车间。 受访者供图

